



唐語林卷六

補遺

起德宗
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郗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羅銘講罷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章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旰拜論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旰觸事面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忘郎

案忘字字書無

之疑

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

以宏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明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韋渠牟曾為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本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為仙帝臣道台為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為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也

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為巡使俾令即訊涓曰歷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廳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畫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

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為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等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耶於是命取席固圍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牀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異日幸得歸骨來秦吾姪女為裴郎妻者原註郎即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綵者頗善承事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啟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穆護原註穆護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至蔡州

責希烈反逆無狀竟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潛命獻食者饋空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翌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錄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今贈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為吾吭血以給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翌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猶子顏峴實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翦綵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咸遵遺旨啟棺如生原註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殺身終不恨歸喪遂如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臺省擢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顏之推俱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

郡其一 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時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難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卽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醮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誼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欺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尉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鑣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末支其頤三四輩執槌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逼而察之訊于

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尙慙其多旣而聚觀者數百輩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嚙蹂奮蹇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發而爲狂躁則無不爲也旣哺觀者少間乃別一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鑲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阜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又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持二羯鼓捲謁臯臯見捲曰此至寶也指鋼勺之狀賓佐皆莫曉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柸自選其極平者遂量重二捲于柸心油注捲中滿不浸漏其昭合無際臯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宜償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夷堅錄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雙鐵捲賣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資之客有怪其厚償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捲重重安盤中灌水其中曾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捲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唐言林卷六
宋沈爲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
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
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
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歷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
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卽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
也耶沈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
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綴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
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曾送客
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至
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
將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尙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爲貞穆有司擇
日策命唐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
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爲左神策護中尉霍仙
鳴爲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尙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
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爲杭州于西湖造亭爲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
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瑄爲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
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瑄而
王謙采據各書遂兩著之
今無可參校亦姑並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爲權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郾來謁其母仍
使子齋一青鹽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鎗金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臯憂恐問曰僕有以命渭不告臯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臯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奪其靴笏恟恟至午後三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常爲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嘗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樂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絨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嘗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鑑聞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鈿釵枕鏡列於小廳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鑑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鑑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鑑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

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旣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尙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縲居後約戰酣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酹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鼓譟而進梯遂蕩盡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喬琳侍從至盤屋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聽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匄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尙有常施後反爲泚作吏部尙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盤屋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言猶在耳當時戲談時朕於爾時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筮往問之王每以鏹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籍不宜爲此頗忿而去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準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得而藏之旣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

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書姓李皆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旣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旣封請曰前二首無所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爲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阻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輟貞元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具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鵬羣鳥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甲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寵妾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且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其人遂下乃衣縗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參曰某罄所有當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資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墻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翌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掖庭後數年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最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與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

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迺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曰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贊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實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清言德宗又問蕃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二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赦度二道士終二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車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清二佶至其居會退朝浩歎曰崔昭何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貨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令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絕千匹

李司徒勉為開封縣尉特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齎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為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卽打

腿

盧舍人羣盧給事宏正相友善羣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羣曰飲高卧制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雪中羣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羣羣方道服於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羣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詣宰府以求外任羣曰奔走權門所不忍視臘酒一壺能共醉否宏正曰切欲詣省羣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藥糜宜勻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日犯冷已買血蒜羹餐矣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精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碩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者臯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遠譴曰更有一人還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汴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蓋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實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喜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嘗有客求醫誤造雲逵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日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得也

許尙書孟容與宋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宋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宋乃謁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昀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
兩玉簪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
日頭璧俱碎昀大叫曰我不痛裏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
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
謂鼻曰我近鑿豪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
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卽不
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又舊說顧
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
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衆哂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其制
尚矣舊說吏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
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中語
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
度支郎中判人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
爲使額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繫
囚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
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
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爲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
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
請左顧爲設也卽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

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
爲古樓子馬晨起啖古樓子以佇土元至馬喉乾如窯卽命
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土元已老虛冷腹脹屢辭馬輒曰馬
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土元固辭而起及馬氣
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遺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尙書及給事列侍寧
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
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免筮一日給
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
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視之喜形於色曰非
惟免筮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

味笑進之晚

竇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吉凶
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惋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
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
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說
形貌服飾令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泊妻子奴僕曉
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中橋
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其造其
門值車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
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
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階而拜延接慇懃遂至信

宿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甚厚但云貴達之日願以一家為託

鄴侯相值葫蘆生遽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為陝府觀察

德宗幸奉天遂降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

第賊臣罪狀請庭芝減死上不許云卿以為寧王姻黨乎

庭芝姊為寧王妃鄴侯具白以舊事上乃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

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

也謂卿為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君靈城在清谷前濁谷後恐以此言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秘家貧就業田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

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天寒

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

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

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路隘門將闔公懼勢不可

進聞一人叱驢兼筆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

秀才他日莫忘間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

著蓋為是姚廣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

官累授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

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

丞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罷任遂

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聞居慕靜深

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煩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

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式爲判官泌因乃奏璟爲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關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進拜右丞不數月遷尙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旣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所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卽得苗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司空會爲楊丞相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慘服也然三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

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奏見王元事訖因賀德宗而啟之曰
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揚奏不語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
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
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爲相以代
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短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媪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下回者必曰
媪於桑門賣卜必有異也筮畢必來覆之桑言休則媪言咎
桑言咎則媪言休厥後中否媪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
奕或侈於卜呪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罝罟或有
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
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
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嘆良久
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
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
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爲屯田郎中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一見州
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
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

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表公驚愕而退有僕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其僕白之表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中令應舉詣葫蘆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級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類賈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挈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置於門闌門闌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闌傍公以衫裾衛之意爲他人所購冀其主復至舉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寃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豐蓄一寶

帶會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卽以子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試不及免罷一舉他日復訪葫蘆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尙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乏食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厨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

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盡捨所得再
 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為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自信
 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為大手筆見拒是所
 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挈本
 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
 江海之流也原註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命小將以車馬繪
 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面叱小將曰寄謝侍
 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會與顧況為集序
 外未嘗造次許人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
 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
 不羈之才立遣依數酬之原註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
 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後寺

之老僧曰師約者細
 為人說其數亦同

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

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
 僕及里中小兒箕斂蜂窠以厚價購之頃之聚於庭則命以
 湛白絨取其汁以塗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
 罵蹠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書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
 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聲
 音有二寵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遣奏之有撰琴譜
 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
 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蹙
 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

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陸令趙儻夫人韋氏既兵部之姨妹也說沂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沆鹿踏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碛縣東愛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擢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寃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李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據浙西反納之錡誅後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卽位尊爲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會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

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荆南
題詩曰曾遇閣梨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
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註或曰

此詩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
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置於袖中至一宅門
闐然入其廐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擊槽聲躍
出責以擅入廐驚懼棄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
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
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爾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鉞其項又以枷繫守獄

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
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擊殺陛下獄卒所
願於開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
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
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于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
牒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疆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
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
曰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
入儉府為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

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
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
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陽開王維石丞詞云
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隣婦泣切切有餘哀卽問緣何
事征人戰未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
滿眼淚不其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
終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申甫自江
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卽可矣遂館申甫於
別第未幾撥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
公次公詰其由申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
名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廼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
凡所取押皆冒次公嘆曰某慮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固不
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
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羣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
曲束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
果除秘書監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
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
吾云去古成段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旣行坦至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多輸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勝尙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麤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旣集省門謂同年曰不期崔待郎今年倒排榜也觀者皆訝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

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
 又曰李安邑之為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
 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
 顏頽然翌日罷李丞相蕃為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蕃之謀也
 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賓
 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
 宏始而增穩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為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脫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
 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
 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

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而奮迅闕吼別嫗而去
 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
 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為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
 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兇者呵捕云殺人嫗
 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
 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
 動皆書之君臣啓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
 惟寫除日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
 曰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

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其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書及博奕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尙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蕃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白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人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娃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孫項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為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原註失姓名作干

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

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向有小

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

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成陽

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泊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為師友

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搢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

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

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為眾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辯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速畢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錄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通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遠朽無少異於人者

合狐楚鎮東平絢侍行嘗送親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絢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絢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此月豈非不破

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百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

異之及長駢習善陰符經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

列士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

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

應在今秋原註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

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為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既為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蹠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為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
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
暈粧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
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
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
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
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尙書毛詩
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密獻上卽位後
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日間取書便殿讀之乃詔兵部
尙書王起禮部尙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
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
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
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閹使守舟餘祭觀
舟閹以戈殺之閹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
對曰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監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宏文直學士給事中
蕭做鄭裔綽駁還制曰陛下懸爵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
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尙書柳仲
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
以不孝卽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侵毀之枉上令免

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臯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答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投王府率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卽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騶所拘紳命鞠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送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髮薛荔苦其冢婦盧氏雖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日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

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遠爲招命堪入笑林
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俟
正救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騎驢至
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
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導以所欲涯始一召
許以微官處之自是旦夕遣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
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卽元輿之宗十年
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
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
何忽以非過怒守謙朔旦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

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咨嗟自失行及昭應

聞元輿之禍

原註時宰相收捕家
族不問親疎皆戮

論者以王舒福禍之異皆

若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

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

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

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

閻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

獲俘俘卽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

之閻寺卽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

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臣

近刑臣卽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尙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搆姦靈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衛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瓚相善瓚先達而奔韜瓚旣重爲所貶性強躁憤且死鄭舍人穀之友瓚座主也乃

爲書曰與穀受恩未穀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

案此條未數語難解疑有

脫誤

李司徒程善誼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頭子紮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話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譁鼓動似受慰之聲以弔客靴靴答之連聲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時官

園納亭頭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亭頭司徒手拍頭云著他了也然後傳語此亭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關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乃用其言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關下買宅為生之費無闕焉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關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內膳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驚廢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荆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殍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衮亦中進士琳與弟玘同在场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刺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為琳釋解者且言琳衮之子悰不

唐言林卷六
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龜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
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謂之曰
何言弟子饒你和尙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揣骨言休咎象簡竹筭以手
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邗補闕有時名搢紳靡不傾屬時永
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筭復本聽蕭筭良
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筭曰長官筭邗不樂月餘同
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衛公方秉政未見問佇立談諱頃
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
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死其後
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其神上
聞之曰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
以妖妄伏法

盧尙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尙書
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尙書不知
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
爲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七

補遺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為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為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牛宅為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誓宅誓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誓必延頸望之宅竟為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盃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盃地安邑

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錫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尙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

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慷慨宗閔曰此卽得棕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尙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

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
適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尙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
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
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
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
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
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旣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
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相通因
取諸流水與昊天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
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右等第衛公旣貶崔少保龜從在
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綱繆殷
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
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聞者曰公諱吉君姓中
有之公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
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
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
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
丁稜姚頡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
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

與德裕舉子即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為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為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

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

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鳳翅檜珠

子相蓮房玉藥等僅有存者原註檜葉婆婆如鴻鴈之翅相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

十步蓮房玉藥每附莠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眾各為洛陽城族

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禮星石

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從廣一丈厚

窅千萬遞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

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

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

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為鱉魚所溺室宇為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

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
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
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
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
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
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
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髒灰耳此太尉當
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
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
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
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
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
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聞者此人來
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閑覽之勅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
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
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
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
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
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

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徙邕、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膀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

左右取一篋，至其間，膀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尉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睨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日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箇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下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進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譏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曰先輩稜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嶼王鐸進士同年也嶼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嶼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嶼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醜使婢言之嶼驚曰吾豈醜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思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

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尚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廊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
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王豈疾
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球
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殿下果如
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
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
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
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
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

者率皆焚焚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資甚薄有
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
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
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
賜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
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
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
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裏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

孰爲丹後周焯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瑛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珪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領表宣宗卽位領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準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

原註時張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

後中貴人崔

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

尾詩本卷七
知清夜圖在宅計聞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
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
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
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
一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聞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
郭公卒又流傳至今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
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
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
駕來矣俄然綯至院吏謂綯曰金蓮花引駕獨學士用之得
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相朗
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
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戶
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寮
遂爲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
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
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
旣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
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
靜室療之始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

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監在更無人知者
譚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遣報妻子
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
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爲句曰雲
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
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
厚齋金言請英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社相
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語至延辟
之命欲以南昌賤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

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諾長樂
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榮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
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
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拜
刺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
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
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
候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
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爵爵取三大器滿飲之
良久方起管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富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幹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斫其馬臺云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尙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纔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息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

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簞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矣搢紳以為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答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溫庭筠字飛卿彦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為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為笑

僧從諱在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赦下許帥方大讎遽到開角有卓與修古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輕今日某為尚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

唐書本卷七
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僭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境七
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
廷高爵而與蠻坦習之頻為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關川
路由此致南詔擾攘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
浴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與
師請為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為奇
兵有著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繞銳兵未交至陣
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誠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
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搏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
還蕃兵大呼士衆鼓而前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駝輜重不可
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知
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
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為相鳳除官
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
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
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充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為左庶
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甚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
部員外郎李旬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為都統掌記

將軍冉昉陳君從為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為婿其妻曰公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婿人必呼為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為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婿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婿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為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扁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

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原註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取收僕答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賢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一時舉酒今馮緘答收僕是答植僕隸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

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滈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滈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爲宰相滈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懼惜其以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旣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鬚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

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坐有瓊伎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如此爲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苦心夏課所爲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尙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家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

豕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豕適至聞藩言卽拱曰是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豕妻肩輿左右皆走避上卽撤輿觀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豕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沈長安令盧豕同年上邳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沈忽於曲道遇豕側席帽映一氈車以避沈時主罰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氈車白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嘏施肩吾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上以番禺珠翠地墜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堆宙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御安山崇奉 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事不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麩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還其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白衣爲隙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因省會魏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拜今日還忝金章則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舊衫稱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尋爲獨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真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喟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鄴離京師病脚蹠蹠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問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醫上聞之驛召集赴京師旣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轅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然後皆可驗舍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按之成銅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

上置酒內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慄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大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蔥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蔥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

往傳于人間

相傳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合屋春一枝不及相傳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掎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曰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于東

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

案暈出
入蘇鶚

雜編

懿宗自鄆王即位暈之言應也

宣宗製泰邊陲出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咸通懿宗河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

樓以觀衆呼萬歲起居郎李璋上疏請罷事不行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淪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鑿八角井于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種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於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嘗聞山池內步虛笙簧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

照紗窗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
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
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捨
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
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見
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
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間居恐妨令子進修爾果策名第揚歷
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爲麗水令自言家大梁時殿常列駿馬數十而意
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類朱甚異之酬
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給遽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
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
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
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
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
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人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
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
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褒爲補闕上疏請
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卽
衛公也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

奇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素易日休亦醉
更衣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
會矣以囊筭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屢黜辱隱從兄
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爲丞相除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
爲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入省時
議未息今復除糺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惟相公命
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卽當上陳矣隱卽放出沆乃謁告
攜卽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
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迨
右司之命景溫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
攜曰諫官似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
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
猶端笏旣忿卽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
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
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
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爲舅除其獮籍津送入京楊令
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
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
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

竟不奪其志也又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會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長馬以齏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案此

條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楊會非懿宗時人原附畢誠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爲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于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瓠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于木咸爲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辟郡掾曹辭不赴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未可備苟有之卽不免大禍後路巖于惊王鐸韋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爲判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譖疎不召盧忿謂人曰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牆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卽常侍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

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卽宅內廳前井也自創宅卽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寇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爲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恣爲玉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贛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五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己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爲丞相會和州不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爲宰相楊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鬪鴨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經明皇時

供奉時以爲異

原註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朔晦

唐詩林卷七
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啟俗諺云軍中名血爲光又字體戶口負戈爲啟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纔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睦州遂安尉

劉贍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

鄭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世常鄙之請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韋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

盧澄爲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慙從事澄索彩貝

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
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
入相

翰林學士孫榮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醪宴乾
符中狀元孫偃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
預同年盧嗣業詎醪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
分錢苦心親筆視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館力
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醪罰
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
席四鑊見燭卽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之手舞如風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醪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爲讓
能所遺保衡爲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
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灑時榜中同姓灑最爲沆知譚者稱座
主門生沆灑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蓋屋肱下第遊
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
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
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
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

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卷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華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

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榜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撿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撿鮓止見半臂著欄何處口唇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袴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齷齪商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丰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爲時所稱而切于成名

嘗有啟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
羅旣頻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爲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冠
事平朝賢意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
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
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爲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
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崖州歷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
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龍紀大順
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
處鄉里者或爲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不置望遠行拽蓋爲主下次據副之
旣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
俱阜此其識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解者云羣衆
之計目觀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七

唐語林卷八

補遺無時代

宓犧氏以農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顓頊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名禹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在于惠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

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
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門僕
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
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
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
官號曰控鶴監向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沾丞相之名
也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
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
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
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
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
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
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
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
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
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
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
闕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
廳前後遷除出入寢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已來

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卽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牙旗出師則有建牙馮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衙府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衙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鹵音義皆同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于

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之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蓋爲煩勞惟其中間則入清閒故臺中諺曰兔巡未推

只得自如言其間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絕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長白雜端曰舉事原註欲上堂三院長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則舉曰某姓侍御史原註有同姓者有某白雜端云合舉事則以第行別之有某過請準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倣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遞舉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

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之勞憚于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為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為戲詛之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哈之曰著原註直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

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參端有罰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譙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及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鞞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

祇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却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臥揖馬上則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原註御史

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飯九失儀緣是新察院南院會

人欲併罰也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麗廳寢于此多麗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啟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

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
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矣

原註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甚畧臺中有儀注後漸遺闕雖有板勝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磨滅矣

御史主彈奏不法肅清內外唐與宰輔多自憲司登鈞軸故
謂御史爲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羨監察御史振舉
百司綱紀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衍始爲御史裏
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
也其裏行員外試者俗名爲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爲開口
椒言稍毒散殿中爲蘿蔔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爲患
侍御史謂之掐毒言如蜂螫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
直獲進居常敝服羸馬至于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

遂制彈奏者先諮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
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
人不專清白朝爲清介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稍紊御史
羅希夷猜毒吉溫頗苛綱時稱羅鉗吉綱望風氣開元已
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
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間
地謂幕府爲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省彈劾之職遂不復舉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
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
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
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

唐言本卷八
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疎矣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凶二豎之亂可攻大畧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

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劔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畧以備南邊節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炆興平李奩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河南崔光遠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矣蓋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十道旣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爲魏博節度李懷仙爲盧龍節度李寶臣爲成德節度是謂河北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

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歷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
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
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
二豎紛紛籍籍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
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
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
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
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
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
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于期破田悅者李寶臣
之功而釋承嗣以爲己資者亦寶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
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
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
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之有警急輒露
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
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
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
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鎌
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
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
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駙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

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
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
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古者闔尹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
安史以來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闔魚朝恩
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
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
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
俾具欄笏宣導自復恭改作也嚴遵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
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
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之書記所謝之語于掌中

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流汗喘乏只云伏
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視掌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
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哈嚴公物故蜀朝冊命贈給事中竇雍
坐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鄒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
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皇刻石紀
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墓
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
缺不堪摹寫然由上官求請行李登陟人吏轉益勞弊有縣
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
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

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
濱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意唯嶧
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
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
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絳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卽
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闕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
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之遺象
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
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
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云楬椽杙也椽

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
楬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揚之楬又變爲碣說文云碣特
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
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
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
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
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
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
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
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
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

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
於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
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
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
明饗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長已下禮絕賓
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
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旣通宴饗則異君臣而
用古天子升階之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後不宜
復以爲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洎
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少太宗會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常以
降誕日宴侍臣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唐以來此
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
爲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爲地平天成節代
宗雖不爲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卽位詔公卿議吏部尙書
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
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
千秋萬歲之後尙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衝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老假
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
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

百張雕鏤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與突厥鬪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經者皆手擎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垓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葬絳州諸方并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

俗間凶疏本敘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敘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父在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爲弟始行周杖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觀其弟爲兄杖門人知舊來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寢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非禮也按戴禮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如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

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廢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廢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原註今在脫服假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內反不見賓友也不行求見人人來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

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悔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寧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李匡又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

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旣彈五絃琴臣何敢不
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
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已
後惟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餗所云貞觀中
裴洛見始棄撥用手以撫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
因此而徵之五絃之號卽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
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
于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
所言蹙戎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黃各十有五擲采之
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
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
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鑿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
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耽翫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間
里用之于是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
什一而取謂之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中世工
者有渾鎬崔師本圍棊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扈楊芑
彈棊鮮有爲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
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
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

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
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人等始于顏真卿是年
考功員外郎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之疵勝于通衢權摘昂
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
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
衛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
珣杜審權李璠裴恒王鐸李蔚趙隲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
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顯荆郢侍
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
試方畧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

後舉人憚于方畧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
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
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
浪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
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
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
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
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
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
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
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聲

牙孤絕例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會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材者帖經旣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方畧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畧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瞻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後應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僑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

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僞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縮餘官也明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傳說無姓商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讐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二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子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

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
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
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
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
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
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
張渭三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
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
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
連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權德輿二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
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
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
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郾再大和元年二年鄭澣再大和三年
四年賈餗再大和五年六年高錡再開成元年二年柳景再
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
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十八
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
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鑿龍首岡以爲址形墀鉅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視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文武纓佩蕃夷酋長皆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太湖中有禹廟山僧云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于此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古畫聖善寺木塔院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寺山亭院有畫短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增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起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淚箭莫教射破寺家牆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生畫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草屨郎中畫馬六匹

兖州鄒縣嶧山南而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相傳以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響絕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爲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爲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于土中陰陽和則雨成相里湯陰縣北有羗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

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所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稔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稔邱壠可阻謂之固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步兵舉鋤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三場今改為場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註一作代龍渠增高千金之舊一丈四尺

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場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伐龍渠即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場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畢漢司空王梁為河南將引穀水以漑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蓋純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滌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命左右賚兔鴿而往

今蜀中鴿尙稀而兔已衆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
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
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
景圖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
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賫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
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
入黃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閩越之惡溪南康嶺石皆絕險
之處自有本土人爲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離白帝暮宿
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
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襍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

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八十餘
幅自白沙沂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
信三月有鳥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
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
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
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
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一屋殆相半
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海舶
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
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爲喧闐有番長爲主人市舶使
籍其名物納船脚禁珍異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

必養白鴿為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建安郡建安縣有大勤墟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舊說此墟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咎頑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負後因雷雨空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令爾墟內石大小俱成硯苟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視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為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林邑

獻火珠云得于羅刹國

風爐子以週遶通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爐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楪

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盃遂定即命工以漆

環代蠟寧善之為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為

百狀焉原註貞元初青郵猶繪為楪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樣後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即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

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若罍而蓋

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注乃去柄安系

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為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

側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此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
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
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
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為之或有餉遺豪
徒翫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
中即有人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懷實語訛疆
名也當呼為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
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
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梅懷之義也正

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于玫瑰耶原註玫瑰

不音傀其音傀者
是瓊瑰字書有證

豆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非也乃甘草子
也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
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阜莢花無
殊其子若藕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
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
而無刺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居甲中
以條葉俱甘故謂之甘草藤土人但呼為甘草而已出在潮
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于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于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爲之至明曉望于綵縷以冀織文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竅針益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此不過苟悅童稚而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謹祇候起居起居者動止也理固不乖近者復云謹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單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渾沌從食可矣至如不託言舊未有刀扣之時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託今俗字作餛飩非也原註元和中有多姦僧鑑虛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後俗字多作鑑鑑率多此類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鮮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誤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佩于漢臯之義今為高祖誤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曰為流桂泉後人乃立為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為伍員廟者必五分其髯謂五髯

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菹庫諸菹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棖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瑋然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

獲軍則為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呈伎之際極為調審人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而死

璧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招搖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軍中邪善師

酒令聞于世

案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

飲坐作令有不誤而飲爵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推其由蓋以為不偶之義蟲傷宜為蟲害蓋言農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閣羅鳳為閣羅鳳著詞則河內王為河奈王

檣竿上為長竿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槩喝遣輸長驅波卷白

連擲采盛盧

原註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

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擊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母卒未殮樂工理聲不輟匠者怒因相詬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為衣與食且廢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輟他日樂工有喪事亦任爾齒鞋

不輟

初詠諸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詠
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或歇後
有姚峴孫叔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
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
追雜案又取印歷鎮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庖
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贖翌日未明御史啟驛門盡還案牘
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
遇毒鑊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

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卷八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